

571866

蹉跎岁月咏叹调

知青小说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2·成都

(川)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晏开祥

封面设计:邹小工

版面设计:史晓燕

书 名 知青小说

定价 10.50 元

作 者 王安忆等

ISBN7—5411—0186—9/I · 176

1992 年 6 月第二版

1992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数 6901—26900 册

印张 21.5

字数 429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 3 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目次

《知青小说选》序……冯牧（1）

王安忆：

作者题头话

广阔天地的一角………（8）

作者简介………（38）

徐乃建：

作者题头话

杨柏的“污染”………（40）

作者简介………（52）

甘铁生：

作者题头话

聚会………（54）

作者简介………（67）

韩少功：

作者题头话

远方的树 (70)

作者简介 (126)

陶正 田增翔:

作者题头话

星 (128)

作者简介 (144)

陈 村:

作者题头话

蓝 旗 (146)

作者简介 (176)

梁晓声:

作者题头话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178)

作者简介 (214)

张承志:

作者题头话

绿夜 (216)

作者简介 (232)

张曼菱:

作者题头话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234)

作者简介 (287)

史铁生:

作者题头话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290)

作者简介……… (311)

乔雪竹:

作者题头话

郝依拉宝格达山的传说… (314)

作者简介……… (355)

李海音:

作者题头话

杂毛狗牯……… (358)

作者简介……… (367)

陆星儿:

作者题头话

达紫香悄悄地开了……… (370)

作者简介……… (491)

吴 欢:

作者题头话

雪，白色的，红色的…… (494)

作者简介……… (577)

铁 凝:

作者题头话

村路带我回家 (580)

作者简介 (634)

阿 城：

作者题头话

棋王 (636)

作者简介 (684)

《知青小说选》序

冯 敏

从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的十几年间，在我们的国土上出现了一个有如狂风暴雨般的势不可遏的事件：数以千万计的城市的青少年学生，在“接受再教育”的名义下，上山下乡，到边远贫困的农村地区去，开始了难于想象的艰苦繁重的体力劳动生活。现在回顾起来，当初发动这场带有悲壮和强制色彩的运动的初衷，也许是出于某种看来似乎合理的动机。让那些不知世事和未经锻炼的青少年到劳动人民中去，到严峻的生活中去，同八亿人民一起去经受磨炼和考验，这不是既可以使广大青少年茁壮成长，同时又可以干净利落地解决城市知识青年就业问题的大好事情吗？历史证明：生活的进程是不会按照人们的主观臆想和如意算盘而发展的。广大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为这场狂热的运动所付出的代价，是过于沉重了。上千万的纯真无瑕的青少年，

在艰苦的劳动和坎坷的遭际中，也许获得了某种有助于他们思想和体力成熟和发展的收益；但是，一个无可回避和无可补救的问题是：数以千万计的青少年（在他们当中肯定有许多人是富有才能和理想、甚至是在某方面是才智过人的），却因此而丧失了继续学习、继续获取科学文化知识、从而也就丧失了发挥自己的才华和创造潜力的机会。同时，在那样的动乱形势下，也不可能使他们对于祖国的建设事业做出有成效的贡献来。在他们当中的意志坚强者和体力坚强者，在某种机遇中，也可能冲破困难，自学成才，在生活的激流中有所成就；在他们当中在后来确乎也出现了艺术家、作家、学者甚至体育冠军。但是，我确实也看到大量的有过这种生活经历的青年人，常常是怀着一种沉重的惘然若失的心情来回忆起自己的这段令人辛酸的生活经历的。

幸乎，不幸乎？尽管人们所失掉的是那么多，尽管我们眼睁睁地看到一批又一批的聪颖有为的青年人为生活的浪潮所淹没而一筹莫展，尽管我们看到了本来是可以成长为参天大树的人到头来却变成了枯萎的小草；我们毕竟还是有所收获的。种瓜得豆，我们还是得到了一些可以给人们以营养的“豆”。否则，我们就不会读到那么多的从各种角度来反映这场既是史无前例、又是世无前例的运动的引人深思的动人心魄的文学作品了。

确实，当我们在研究新时期极其丰富而又复杂的文学现

象的时候，我们常常从描写这类题材和主题的作品中受到强烈的触动和感染。描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坎坷命运以及反映这一代青少年的思想感情，描述他们的痛苦和欢乐、成功和失败，刻划他们的美好心灵和顽强斗争的作品，成为我们大量文学作品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这些作品，不论是塑造了什么样的人物，不论其内容是旨在肯定真善美或是鞭挞假恶丑，也不论其主题思想是感人肺腑的，动人心魄的，或是以其悲剧性力量而发人深省的，它们所描写的典型环境和历史背景，大都是那场几乎使我们国家濒于危境的“文化大革命”。从这些作品当中，或深或浅，或从正面或从侧面，或含或露，或隐或显，都可以使我们具体地感受到作为这场“革命”的指导思想——极左路线，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何等深重的灾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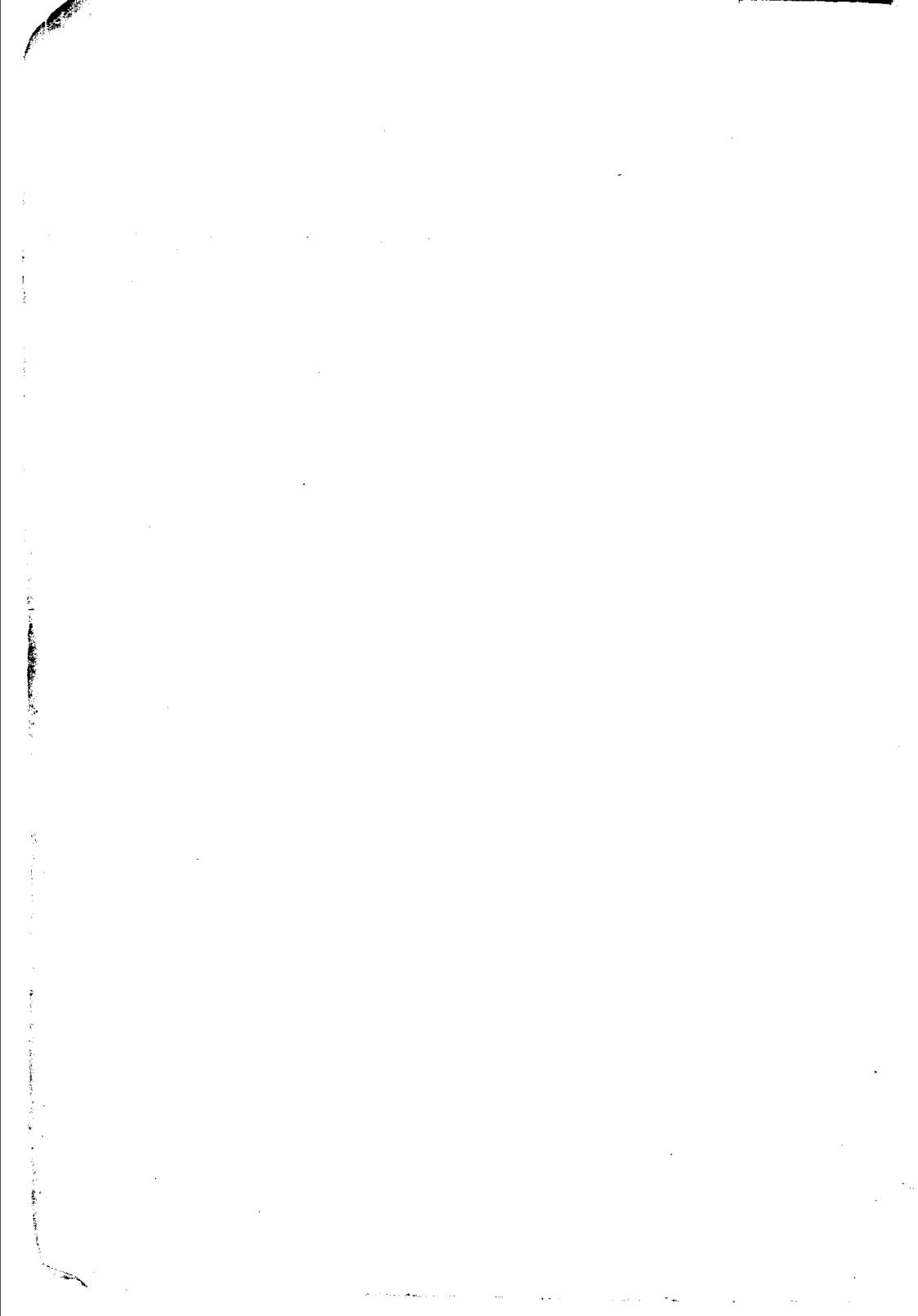
因此，我以为，经过精细的选择，把那些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作者们所创作的反映这场“革命”和动乱，以及他们大致相似而又各具特色的生活命运的优秀作品集印成书，是一件对于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大有裨益的事情。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知青小说选》，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收集在这部书中的由近二十位作者所创作的二十九篇佳作，内容和风格各不相同，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充溢着作者从不同侧面所描绘的那个时代的浓烈的生活气息。这本书，象镜子似地反映了一代青少年的面貌、

性格和心灵，反映了他们是怎样在那个时代的滚滚洪流当中沉浮、挣扎、奋斗和拼搏，而终于成熟起来并且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他们的坎坷遭遇，有时是壮丽的，有时是悲惨的，有时是震撼人心的，有时是令人窒息的；但是，无论他们在生活中遇到了什么，无论他们在严峻的现实中得到了什么或是失去了什么，却总是能够使我们从中感受到一种巨大而深厚的力量，这就是人民的力量，真理的力量。它们使我们看到，那个被称作“革命”而实际上是把我们的国家折磨和蹂躏了十年之久的怪物，是如何被人民所认识、所抵制、所鄙弃的。我们不是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吗？那么，就让我们的文学创作在这方面发挥自己的一份力量吧。这些作品，不都是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并且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极其生动、极其富有说服力的形象教材吗？

当然，这些作品的意义还不至于此。据我看来，这些作品在艺术质量和生活容量上所达到的水平，也是值得我们赞扬和肯定的。它们大都并非无懈可击、完美无缺，但是，却都表现了这些来自生活底层富有理想和热爱生活的作者们在艺术上的可喜的探索和追求。我们确实为来自“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涌现了这么多的有才华、有信念、有胆识的文学新人而感到高兴甚至自豪。这些优秀作者的出现和成长，更使我们坚信：生活，只有生活（我这里指的是被深刻认识、被反复体验、被艺术地把握了的生活），是孕育和培

养作家的真正的摇篮；而大动荡、大转折时代的丰富而又复杂的生活，则是有可能产生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的肥沃土壤。

1984年10月



现在，我不愿说：我们这一代，是如何如何的一代。置身在我们民族四千年的历史上，我们这一代似乎并没什么值得特别强调的。

现在，我不愿说：知识青年的生活，是如何如何的生活。置身在我们八亿多人的人生之中，这生活也似乎并没什么值得特别在意的。

何况，还有世界，还有宇宙。

这是我最近想到的。

王安忆

广阔天地的一角

王安忆

天地，如此广阔。有时候，两颗应该相通的心，
却永远不能够照面。

车厢里，雯雯挤在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落，趴在小茶几上
写信：

亲爱的妈妈：

要不是这“轰隆隆”飞驰的列车，颠得我钢笔乱晃，以至写坏了好几个字，我真以为是在做梦呢！昨天晚上，队长和那伙小姐妹小青年还在我的茅草屋里，咒骂那些不同意我当省积代会代表的人。说实话，当不当省积代会代表我无所谓。可是那些不同意的理由，我却想不通。为什么要以讲用材料作为标准呢？我认为干得好不好才是标准。

如果一个讲用很好的人，偏偏干不好，又怎么说呢？三铺的省城知青荆国庆，在地区积代会上的讲用，人人都说好，立刻印成材料发了下来。可我就不大相信那全是真的，我看他平时很散漫，留小胡子，抽烟，有一回，他嘴里还喷出酒气。我不相信他做的真象他讲的那么好。这么一来，我都糊涂了，不知道究竟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当不当积代会代表我不在乎，反正我努力劳动，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不是为了去省里开会，而是为了锻炼。我多么需要锻炼呀，想想过去在家里，连手绢都要阿姨洗，真感到难为情。

可是今天早上，公社王干事满头大汗地跑到湖里，找到我。告诉我公社又批准我当积代会代表了，说是县五七办公室张主任看了我的材料，他反对那些不同意我当代表的理由。王干事要我立即就去县委大院，马上要出发。小勉和百岁子跟着我回庄，帮我收拾东西，送我。耽误了他们半个工，真不过意。

我匆匆忙忙地跑到县委，代表们早已在大院里整队了。一个五十来岁的干部迎上来，握住我的手，亲切地说：“你是郑雯雯吧？”我气喘得说不出话来，直点头。他让我站进队伍里，就带队出发了。晓集的朱敏告诉我，这是县五七办公室的张主任，是我们远县代表队的领队。原来他就是张主任！我

尊敬他，他和有些人不一样，他认为干得好才是主要的。看来，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总有正确的解释，决不要去怀疑。对吗？妈妈。

现在我坐在火车上了，开车前，一群红小兵给我们献了大红花。我把大红花放在书包里，我喜欢它，虽然它只是普通红纸做的，但它有另一番含义。妈妈，您可以为我骄傲了。说起来也有意思，我来时，您还哭哩。说我不满十六岁，还是个孩子，这会儿，您该高兴了吧。

大家的兴致都很高，一致要求张主任讲故事。他讲了个烧鸡的故事，有一次，他坐车经过符离集，买了个烧鸡。可拿到手一看却是只鸭子，他要求换一个。卖烧鸡的人说：“眼睛一眨，老母鸡变成鸭。不换不换。”他说到这里停住了，大家哈哈大笑起来。我没笑，我以为他还没讲完呢。旁边的朱敏嚷着：“太有意思了，再讲一个！”张主任就又开始讲。我不想听，就走开了。刚在这角落里坐定，荆国庆却走到我面前，油腔滑调地说：“你为什么不笑？”我说：“我觉得不大好笑。”

“可你不知道应该笑吗？”他一边从口袋里掏香烟，一边眯起眼睛看着我说。

“为什么？”我说。

“因为一个人说了笑话而没有反映是会不高兴的。”他吐出一口烟，怪腔怪调地说。我厌恶得

很，就转过脸去再也不搭理他了。我真不明白他这种人怎么会来参加积代会，他把积代会的意义也损害了。

不过，我才不会被他破坏情绪呢！您常说，生活是复杂的，什么样的人都有，不能要求统一色。

妈妈，您身体好吗？我很好，黑得要命，成了灰姑娘。不多说了，再见！

女儿

1971年10月20日

荆国庆衔着烟逛到车厢另一端坐下，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备忘录记着：

21日：洗澡，理发，下天津馆。

22日：去工大招生办老赵府上，两瓶大曲。

23日：借机械手册。用妹妹的借书证，照片是个麻烦，因为她是女的，混混再说吧。

24日：他合上了……

记完了，他合上本子，猛吸了一口烟，然后徐徐地吐出，一团烟雾包围了他：真见鬼！生活好象在和人开玩笑。鬼使神差，长胡子了，该是写毕业论文的年龄了，却刚刚在争取上大学。应该上大学的时候，在干啥啦？

那天晚上，是六六年六月十七日晚上吧。我正在家里演算题目，准备高考。忽然老王来了，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